

## 我在上海等着你

何 菲

前几天经过“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一架飞机适时划过大虹桥的天域，心里突然舒畅异常。

这一带是长三角的中心、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有着高水平的开放姿态和宏大叙事，也是东西南北中客似云来的沃土。经过几个月疫情笼罩的低压情绪与相对封闭倦怠的生活状态，那一刻我觉得曾经的上海和曾经的自己终于归来。

我和友人说，再过三个月进博会又要开了。不知那条三文鱼还会来吗？

2019年深秋，友人邀我品鉴了刚参加完进博会便洄游到市中心新式里弄会所里的苏格兰三文鱼。据说这鱼的品质等级被誉为值得花一辈子排队等待的美味。是夜，各国客商与外交官云集，手执细长的香槟杯窃窃私语。先看了一部短片，然后听主人的中英文推介以及相关嘉宾致辞，再然后饥肠辘辘的我们喝着冰水让味觉归零。直至八点，主角登场。那种甘美灵动、滋味丰饶的口感和恰到好处的油脂比例在口腔迸裂胶着，套用村上春树名句，像“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

美丽优雅的华裔女主人快三年未见了，我们成了天涯若比邻的朋友。有时一想到进博会，我会条件反射般想到那夜的三文鱼和饱餐后刷步回家的三公里。这只是心理感受的点滴溢出，而进博会对经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制度效应的溢出不知不觉间已深入肌理。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风雅、包容、开放和恢弘在任何时候都闪闪发光，能输入输出世界上最优质、创新、人文的东西。成人世界如果还有一座城市，无论能让自己用想象维持对她的感觉，还是能用她维持自己想象的能力，都是极可贵的。更难得的是，它还有着世界舞台中央的站位与格局。

作为文科出身的升斗小民，我对技术装备、工业智能制造、元宇宙等大件的认知力很低，却对这些年“走出去”与“引进来”“卖全球”与“买全球”的感受颇深。民以食为天，各种等级的西班牙伊比里亚火腿、法国各区的红酒、全世界的咖啡甚至阿富汗松子等在上海都触手可及。上海7000多家咖啡馆的数量是纽约的3倍，在哪儿喝，喝什么，身随心动，全然活在自己的范式里。你喝你的一口7000元的罗曼尼康帝，我喝我的一杯28元的意大利浓缩，一样地道好味心满意足，因为这里是海纳百川的上海，是丰富多元的中国。

记得七年前我和几位好友颇有仪式感地飞去秦皇岛海边吃蓝鳍金枪鱼，而这几年足不出户，甚至不出家门，点点手指，亦能在半小时内大快朵颐极新鲜的“大脂”刺身。去年进博会上，一条700多斤的蓝鳍金枪鱼王成为食品展区最为吸睛的展品之一。它从地中海漂洋过海亮相“四叶草”，肢解秀至今想来仍觉得有兴味。不知今年进博会上又将有哪些流量担当呢？

不久前我在附近的啤酒专卖店，与阔别五年之久的老挝啤酒不期而遇。那一刻的惊喜如遇故人。2017年初夏我有幸随船见证中老缅泰四国联合巡逻船艇编队的第57次湄公河联合执法。为预祝这段高危水域的征程圆满完成，我们第一次喝到老挝啤酒。醇厚柔美清冽的最佳比例，让我对它一见钟情。老挝啤酒有着多国血统，是世界十大名啤之一。回国后，我时常怀念这款在长三角无处寻觅的啤酒，内心期待它能从边民互市，走到更广阔的中国乃至全球市场来。店主见我拿起老挝啤酒，介绍说这是参加了进博会的啤酒，好酒啊，一般人没喝过。原来我是“二般”的！原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国之间都是有引力波的，若有缘，早晚会合适的时空与平台相遇，只需轻轻说一句：我在上海等着你。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 我的进博故事征文

编者按：图书馆是爱书人的殿堂，阅读、求知、看展、听讲座。每个人都有属于图书馆的记忆。今起推出一组《我与图书馆》的故事。

几年前，我当选为明复图书馆理事长，是意外的喜悦。

上海市级区级每个图书馆都要成立理事会，我是在此背景下当选的。明复图书馆也就是原来的卢湾区图书馆；其实，“明复”才是它1931年开馆时的初始名，它是中国第一座公共科技图书馆。对于几代老卢湾人来说，卢湾区图书馆几乎像是读书郎的圣地一样。几十年前，做一个有借书卡的读者足以亢奋，如今那个读者拾级而上了，还转了个身。

理事会成立，理事长自然要有开场白。说了一通感谢、对书的热爱还有对明复图书馆的地域情感，我说，我没什

么优势，但是如果有人和我竞争理事长，我当仁不让，因为我有一招，恐怕很少有人具有。

我佯装请教，明复图书馆图书分类是用“中图法”吧？余光里我见到了大家稍稍异样的眼神，只有王巍馆长点头，却也问，马老师知道“中图法”？“中图法”全称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十分专业。我说我知道，我还知道，“中图法”的分类次序，从A到Z，A是马列，B是哲学宗教，C是社科总论，D是政治法律，文学是I；如果王馆长允许，我现在就到明复图书馆书库把我的《上海制造》拿出来，应该在I247.7……

像是一朵烟花绽放的效果，大家很好奇我怎么会有图书分类的闲情雅致。

在做编辑之前，我曾经在上海作家

日前上网，见一只像是大雁的鸟儿拖着一支“长箭”飞行。看文字报道，得知照片是石家庄一对摄影爱好者夫妻在滹沱河湿地抓拍的。鸟的学名叫白腹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对夫妻先打110报警，然后打市长热线，由野生动物救护站牵头，一二十人展开长达九天的营救行动。最后出动两架无人机，在大疆公司的技术指导下，用无人机弹出一张网好歹把鸟网住。鸟的左腿被那支长达1.1米的利箭射穿，好在伤口没有严重感染，救护站医生认真做了处理，说休养十几天后可以重新飞归大自然。下一步，公安部门要根据留在箭杆上的指纹搜捕射箭的非法偷猎者。

看完报道，我又看了一次照片上带箭飞行的白腹鹞。飞行的姿势的确很像大雁。这让我想起以前偶然看过的江苏版语文课本。好像小学三年级下学期用的，里面一篇题为《争论的故事》的课文写到大雁。说巧也巧，课本居然给我翻找出来。故事说以打猎为生的兄弟俩为怎么吃大雁发生了争论。哥哥说煮着好吃，弟弟说烤着吃好吃。“兄弟俩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有个老人经过这里，兄弟俩就找他评理。老人觉得他俩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就建议说‘你们把大雁剖开，煮一半，烤一半，不就两全其美了吗？’”而当兄弟俩抬头看时，大雁早已飞得无影无踪。故事的主题是：不管做什么，关键是要先做起来，而不是争论不休。

课文主题没有什么不妥。相比之下，引

史学大家钱穆在抗战中杀青上下两厚册《国史大纲》后，又写了一篇被陈寅恪称为近世“一篇大文

章”的两万余言的《引论》作为前言。文后注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钱穆记于宜良西山之岩泉寺。”此宜良即在云南昆明。这一年是1939年，钱穆在宜良岩泉寺待了整整一年，写出了这部内容厚重的通史性著作。大凡读过或翻阅过《国史大纲》的读者，只要想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多半会想当然以为作者为写这部著作，一定不思饮食、苦不堪言……加上又是寄寓在寺庙，更可能认为作者

在写这部书的日子里，日子一定过得像个苦行僧，好像不渲染一下痛苦或“励志”的经历，就配不上这部著作日后的声誉和影响。平心而论，钱穆撰写《国史大纲》不易，这是实情。但其中故事，乃至细节，却有颇多出乎人们想象之外，甚至不夸张地说，还会因此颠覆我们对于“励志”的认识。从而让我们明白，有时作者在写作的同时，依然可以沉浸于大自然，边享受着它的博大和幽静，边与自己内心的定力，以及日常柴米油盐相交织——这同样也不失为是一种“励志”。就像钱

## 『仙境』亦可著史书

陆其国

## 纪念越剧名家王文娟

秦史轶

立雪竺门①初啭喉，投军一日一回眸。  
金钗台上云山晓，髦耋屏前暮未秋：  
形假情真追碧水，葬花焚帕哭红楼。  
春香昔日红梅艳，武墨而今青史愁。  
男丽君犹厉色，汉声王子②自风流。  
忽闻檀板丝弦起，明月清江到嵊州。

①竺门：王女士幼师竺素娥，时称“小竺素娥”。②汉声王子：其夫孙道临先生以配音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为世人盛赞。

## 理事长的“炫耀”

马尚龙

个楼层的书库是我的天地了。“中图法”就在每一排书架上“排排坐”。只要有空，我就泡在书库里，五花八门的书报杂志，都翻过。翻熟了，我就是几十万册书的导航了。

刚刚进入资料室没多少天，有位文坛前辈来借书。当年借书是生活的常态。前辈说不出书名，也说不出作者，只说是写梵高的，听说很好。几十年前

## 问世间，情为何物

林少华

起我注意的是那位老人的话：“你们把大雁剖开，煮一半，烤一半……”于是我眼前出现大雁惨遭屠戮的血淋淋的场面。剖、煮、烤，这是何等残忍的动作啊！须知不是剖树皮不是煮豌豆不是烤地瓜，而是对待一只大雁，一只可能领着小雁飞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一只作为国家保护动物的野生大雁！作为智者化身的老人怎么可以对年轻人这样说话呢？又怎么可以出现在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文本中呢？

不由得，我想起从前念过的小学语文课本：“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去，一会儿飞成个人字，一会儿飞成一个一字……”也是因为当时乡下常有这样的雁群飞过，它们在一碧如洗的秋日晴空中高高飞翔的优美身姿，甚至让我产生一股冲动，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一只大雁，悄悄跟在它们后面飞去，飞出那个三面环山的穷山村，飞去山那边、天那边……

我这么一边回忆着，一边继续翻动手中的课本。也巧，翻到了另一课《古诗两首》。一首是杜甫的绝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看插图，白鹭也飞成一个一字。按理，古人获取食物的渠道比现在困难得多，但古人目睹白鹭的反应是做了一首千古绝唱，而今人编的故事却要“把大雁

剖开，煮一半，烤一半……”——作为杜甫的嫡系文化后代，怎么会差这么远？

更为感人的是金代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元好问写的那首《摸鱼儿·雁丘词》。一千多年前，年仅十六岁的元好问在去并州（山西太原）应试途中，遇见一个捕雁的人，得知他用网捕获一只大雁，将它杀了，而脱网逃开的那只却一声声哀叫着不肯离去，竟然自行投地而死。元好问听了，大为感动，当场买了这对大雁葬于汾水河边，并写了这首词。

请看词的上阙：“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天南地北，老翅双飞，夏去秋来，几回寒暑，一路同甘共苦，此刻只剩自己，渺渺万里层云，绵绵千山暮雪，前程渺茫，形单影只，莫如一同死去。开头两句由于金庸先生的引用更是广为人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生死相许，生死与共，朝夕相守，永不分离，这就是真正的爱情。字里行间，充满元好问对殉情大雁深切的同情和真挚的爱心。千古之下，读来仍感人肺腑，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而反观前面这篇课文，全然看不到这样美好的感情，看不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理念，看不到爱。看到的只是赤裸裸的贪欲和血淋淋的残酷镜头。说严重些，正是这种爱的教育、美的教育的缺失，才导致偷猎者把一米多长的利箭射向那只白腹鹞……



草原夜空下 (中国画) 李知弥

穆起意撰写《国史大纲》，是接受新月派诗人、后为西南联大教授陈梦家的建议，而并非他一直念兹在兹、不写便放不下的执念一样，他与宜良岩泉寺的交集，同样出于偶然。那是有一天，钱穆与友人去宜良岩泉寺游览。到得这里，忽然就被吸引住，一时竟流连忘返，心想如能在这寺院里待上一年写《国史大纲》多好。结果他抱着试试的想法进寺和方丈一说，没想到方丈竟答应了，而且方丈还担心钱穆不知寺院生活的清苦，特地提醒他说：“寺中皆蔬食，恐于先生不宜。”但钱穆看上这里的读写环境，不在乎其他。就这样，不由他便住进了寺院。

钱穆住进寺院后，方

交代：“除晨晚散步外，尽日在楼上写史纲，入夜则看《清史稿》数卷，乃入睡。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星期四上午应昆明各报馆约，必草星期论文一篇，轮流分交各报。是日提早午餐后，赴距山八华里之火车站，转赴昆明。星期日一早返。”原来除了山中散步，除了撰写《国史大纲》，钱穆每周还要轮流给多家报纸写星期评论，写好后又要亲自下山跑快递送回报社。

写《国史大纲》这样通史性的著述，当然少不了参考资料。为此，钱穆又要每星期“至（宜良）县立中学访其校长，得向其学校图书馆借书。有二十五史，有十通，所需已足。每周末更换”。宜良县立中

学除了有珍贵史籍，校园中还有盆景，且不乏“有百年以上之裁品，亦如在苏州所见”。可见钱穆身居山寺中，但是研读、写作、赏景三不误。难怪多年后，钱穆回忆起来，仍不由感慨道，在宜良岩泉寺“尽日操笔，史纲一稿，乃幸终于一年内完成。回想当年生活亦真如在仙境也”。



没有网络，资讯落后，才有我泡书库的成就感。我拿起书库钥匙，几分钟后回到办公室，对前辈说，您要的大概是这本吧：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前辈满是喜悦，表扬我业务熟悉这么快。其实我编目上架时已经读过了。

有些事情与事情之间，本无因果因缘，彼此海阔天空，但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在同一条线上同一个点上重叠在一起。一件事情，好像是为几十年后另一件事情埋下了一个梗，让你在某个意外中感觉到人生不经意的伏笔之妙。40年前作家协会资料室的馆员，没有想到过很多年后，“中图法”将作为明复图书馆理事长开场白的炫耀。

## 十日谈

我与图书馆  
责编：王瑜明

徜徉在有思想者和智慧树的图书馆。